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三六

天下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湖廣下

備錄

注一
沔陽童承叙河防志 凡水在上流者江漢最大其流俱至雲夢而

合地窪水潴故為巨澤當堯之時洪水橫流禹治水荊州導漢過三

澨至于大別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沱潛既道然後雲土夢作又傳

言水落而土見可耕治也周官職方氏荊州之數曰雲夢漢司馬相

如賦子虛稱楚有七澤雲夢其一澤方九百里此皆作人之餘至周

迄漢猶為數澤杜預曰雲夢跨江南北郭璞曰安陸枝江俱有雲夢

城胡三省曰雲夢甚廣後世悉為邑居聚落則易數澤為墳壤矣蓋

漢最濁漢書云河水一石而六斗泥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漢水之泥

亦不啻是每與江湖水合其滓必澄故常填淤而沮澤之區因成沃

野南宋張興世居臨沔水門前忽生洲嶼大數十頃是一證也惟江

清不易淤然荊州記江陵初有九十九洲後其洲滿百則江亦有時而淤蓋所謂土作又者其由來者久矣故汙居澤中土惟塗泥而竟陵雲杜頗多高卽之田民漸芟剔墾為阡陌然江溢則沒東南漢溢則沒西北江漢並溢則洞庭汙湖滙為巨壑雖堯橫流之時禹未導之日不是過也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隄防障之大者輪廣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謂之曰院如是百餘區其不可隄者悉棄為萊蕪萊蕪之地常多於院漢賈讓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民起廬舍其中東郡白馬黎陽故大隄皆數重民居其間其制頗與院同蓋自漢已然矣漢唐以來汙隄修廢無所於攷五代時高季興節度荆南築隄以障漢水自荆門綠麻出至潛江延亘百三十里因名高

氏隄而江隄亦自監利東接漢陽長百數十里不知何時所築名長官隄汚皆賴焉宋乾道七年湖北漕臣李燾請修江陵潛江里社虎渡二隄詔明年修築紹興二十八年監察御史都民望言江陵東沿江北岸古隄名曰黃潭建炎間邑官開決引江水為險阻以禦盜既而夏潦漲溢荆去復州千餘里皆被其害近因民訴始塞之乞令縣官隨方修補從之元季汚乘兵燹之後人物彫謝土地荒蕪明興江漢既平民稍墾田修隄是時法禁明白人力齊壹隄防堅厚湖河深廣又院少地廣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洩賈讓所謂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是也故自洪武迄成化初水患頗寧其後佃民估客日益萃聚

閑田隙土易於購致稍墾闢歲月寢久因攘為業又湖田未嘗稅畝或田連數十里而租不數斛客民利之多瀕河為隄以自固家富力強則又增修之民田稅多徭重丁口單寡其隄壞者多不能復修雖院必有長以統丁夫主修葺然法久弊滋修或不以時故土未堅實丁夫或非其數故工尚鹵莽夫院益多水益迫客隄益高主隄益卑故水至不得寬緩湍怒迅激勢必衝嚙主隄先受其害由是言之客非惟侵利且貽之害也然大水驟至汎濫沟湧主客之院皆為波濤雖曰主害亦非客便也故漢書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其謂此歟賈讓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

河水東抵齊

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
室宅遂成聚落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
而居湛溺自其宜也其事頗類於沔成化甲午弘治庚申水大漲正
德丙子復漲丁丑如之皆乘舟入城市隄防悉沉於淵民淺者為棹
深者為巢飄風劇雨長波巨濤煙火斷絕哀號相聞湛溺死者動以
千數不特漂沒田廬而已此則民救死而不免也何有於隄防哉故
沔民之敝始於成化極於正德瘡痍至今未之復也

九月三日...
...

...

...

...

...

...

...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合大渡河穿夷界
千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
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
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摠而入峽是
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
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
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
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
然後摠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
天下之半其名櫛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
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of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per.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layout. Due to the low contrast and fading, the specific characters cannot be transcribed accurately.)

三江總會隄防考畧、按湖廣境連八省、凡秦關巴蜀中原貴竹嶺
右諸水俱注之、導為三江、豬為七澤、即禹貢江漢九江沱潛雲夢之
故區也、江發岷山抵巴東入荆壤、流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其受決害
者、惟荊州一郡為甚、漢發蟠冢抵上津、入鄖地、流至漢陽、與大江水
合、其受決害者、鄖襄承漢四郡而襄承為尤甚、九江是沅漸元辰叙
酉澧資湘諸水、合流入洞庭湖、沿滙八百里、經岳陽樓西南出湖口、
與江流合、其受決害者、常武岳陽二郡也、三水總會于武昌、其江身
始闊直注而東、以故武昌蘄黃之境、若無大水害、大較隄防多在襄
承常武荆岳間、蓋古七澤正其地也、漢唐以來、代苦水患、至宋為荆
南留屯之計、多將湖渚開墾田畝、復沿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
之地漸湮、三江流水之道漸狹而溢、其所築之隄防亦漸潰塌、迨我

國家二百年來水或時汎隄或間決惟嘉靖三十九年庚申歲三江水汎異常沿江諸郡縣蕩沒殆盡舊隄防存者十無二三而後來有司雖建議修築然旋築旋崩蓋民私其力而財用羸絀之勢異也川江隄防考畧 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温令陳遵造遵善於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畧無差失○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傍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為浸溢唐貞元八年節度使嗣曹王臯始命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鍾又規江南廢州為廬舍架為二橋○宋乾道七年十月湖北漕臣李燾修江陵潛江縣里社虎渡二堤○張孝祥知荆南兼湖荆北路安撫使築寸金堤以免水患○宋汪燁倅江陵郡有三海八櫃恃為險固豪右據以為田燁力復之又築寸金隄以捍江政績甚

偉

按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今澧州巴陵正澧與九江東陵故地也江水方出三峽口如建瓴勢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然溯夷陵而上山阜夾岍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闊順流直注中間郡縣兩岍俱平衍下隰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回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迸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諸縣：各沿岸為堤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磯堤凡長亘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至茅壩堤凡長亘七百餘里咫尺不堅千里為壑且決口四通湖泊盜賊竄伏其間江陵之龍灣市監利之分鹽所公安石首澧州安鄉之四水口嘉魚之牌洲東江腦俱為盜賊

九一縣國利永書
編東十五冊
滿慶下
六
藪蓋以隄防不修則津渡散漫盜可四出故也自元大德間決公安
竹林港又決石首陳瓮港守土官每議築堤竟無成績始為開穴口
之計按江陵路舊有九穴十三口其所可開者惟郝穴赤剝楊林米
穴調弦小岳六處餘皆湮塞迨我國朝六穴復湮其五故隄防不
時泛決然未甚也惟嘉靖三十九年決後殆無虛歲而荆岳之間幾
為巨澤矣

荊州府隄考畧○江水之患全在荊州一郡夾岨南北凡六縣北岸
則江陵監利隄凡四萬九千餘丈南岸則枝江松滋公安石首堤凡
五萬四千餘丈嘉靖庚申歲洪水決堤無慮數十處而極為要害者
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朝英口江陵之虎渡黃潭鎮公安之埕頭鋪
艾家堰石首之藕池諸堤衝塌深廣最難為力者也每歲有司隨築

隨決訖無成功至四十五年十月知府趙賢佑議請築務期堅厚自
丙寅歷戊辰凡三冬六縣隄稍就緒始立堤甲法每千丈堤老一人
五百丈堤長一人百丈堤甲一人夫十人江陵北岸總共堤長六十
六人松滋公安石首南岫總共堤長七十七人監利東西岸總共隄
長八十人夏秋守禦冬春修補歲以為常然荊州郡治濱江郡西上
六十里有萬城堤在當陽江陵之界嘉靖十一年一決直衝郡西城
不浸者三版十二年有司挽築更築李家埠重堤護之三十九年又
決此堤乃郡治之大要害也當陽縣有司每以害及江陵漫不加意
近日盡屬江陵修理始得無虞○枝江縣隄考畧○按志江流至此
地分派如木之有枝故以名縣東至江陵南至松滋西北至宜都
周圍廣三百八里縣治頗依高阜向無隄防惟縣東南有百里洲延

袁百里南有蘆洲、澌洲、洋洲、澤洲，皆夾生大江之內者，故北自百里洲、楊林洲、賽磚灘、蔣斗灣、窑子口至流店驛，復轉北自董灘口、土臺古城腦而下，至嚙嘴灘、流店湖，又自嚙嘴灘而南，轉至澌洋洲、觀音寺，直抵松滋朱家埠，對岸皆有堤，舉其最要害者，莫過於古城腦、蔣斗灣二處。係通洲上流，一決則勢若建瓴，莫能捍禦。又洲內軍民雜處，互相規避，故堤工視他縣尤難。○松滋縣隄考畧○按縣地勢平衍，三峽之水迸流至此，始得展蕩，勢若櫪馬脫韁，隨性奔逸，最難防禦。而本縣又當公安石首諸縣之上流，江隄一決，正衝諸縣胸腹而下，其形勢尤為要害。縣東五里有古隄，自隄首橋抵江陵之古牆舖，長亘八十餘里，且舊有采穴一口，可殺水勢。宋元時故道湮塞，迨國朝洪武二十八年決後，時或間決。自嘉靖三十九年以後，決無虛